

中国现代文学贵族精神的缺失与平民主义的偏向

杨春时, 朱盈蓓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两种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 中国的贵族文学传统薄弱, 平民文学传统深厚。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平民文学, 推翻贵族文学, 产生了平民主义的偏向。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进一步提倡大众化, 形成了“普罗”文学、工农兵文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今, 通俗文学又形成了绝对的统治。平民主义导致中国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超越性的缺失以及低俗性, 这个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关键词] 中国文学; 平民精神; 贵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06)09-0162-05

一、文学的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

文学在其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贵族精神产生于贵族高贵、世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贵族享受世卿世禄, 衣食无忧, 淡泊功利, 形成了超越的精神追求, 加之世袭积累, 形成了高雅的精英文化传统。周作人认为, 相对于平民精神的“求生意志”, 贵族精神体现了一种“求生意志”, 具有出世的倾向, 要求无限的超越。这里把贵族精神确定为自由的超越精神。孟德斯鸠认为, 专制主义的精神是恐惧, 君主制(贵族政体)的精神是荣誉, 共和制的精神是美德, 这里把贵族精神确定为高贵的荣誉感。贵族精神可以归结为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 就是肯定人的神性、自由、尊严, 抵制鄙俗性、世俗性、消费性, 就是超越平庸的现实生活, 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贵族精神在现代性确立以后, 并没有随贵族阶级而消亡, 而是转化为一种精神传统, 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继承, 成为一种社会批判力量。同时, 贵族精神也成为一种文学传统, 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贵族文学传统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强调和发展了文学的超越性, 它不受制于社会功利性, 不限于表现某种意识形态, 而是表现了自由意识, 注重个体精神世界, 探求生存的意义, 具有形上的高度。第二, 强调和发展了文学的审美品格, 注重高雅的趣味、形式, 突出了文学性本身。第三, 具有精英主义的文学观, 突出文学的高贵性和个性品质, 对抗大众化、商品化。

现代文学也具有平民精神的谱系。西方平民精神诞生于现代性发生之后。西方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转化而来, 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第三等级), 因此世俗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 现代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平民(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第三等级)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 造就了世俗的、功利的、低俗的平民精神。周作人认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 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平民精神也形成了平民文学传统。平民文学具有这样的特质: 第一, 社会功利性, 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教化作用, 相对忽视文学的审美超越性。第二, 现实的品格, 注重社会问题, 关注人的现实生存, 相对忽视心灵的自由和对存在意义的探求。第三, 大众化、通俗化, 广泛普及, 相对忽视文学形式的探求以及文学性的提高。

现代文学既具有平民性, 也继承了贵族文学传统。欧洲古代社会是贵族社会, 世袭的贵族阶级形成了封闭的贵族文学传统, 并且成为主流文学。平民文学是在近代随着市民阶级兴起而出现的, 它在初期较为粗俗鄙陋, 只是由于后来吸收了贵族文学精神才得以提升。文艺复兴是感性现代性发生的时期, 平

[收稿日期] 2006-06-21

[作者简介] 杨春时(1948-), 男, 黑龙江海伦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学硕士, 从事美学、文学理论研究。

民主义盛行。而属于贵族文化的 17 世纪新古典主义,就开始以理性精神和形式规范对感性现代性有所抵制、批判、超越。这一艺术思潮往往选取古希腊、罗马的题材,描写宫廷贵族的生活。它的语言典雅、气质高贵、风格崇高,表现人性的伟大。它认为文艺体裁分为“高雅的”悲剧和“卑俗的”的喜剧两类,悲剧反映上层社会生活,是高级题材;而喜剧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是低级题材(布瓦洛)。悲剧必须用崇高悲壮的诗体来写,喜剧则用日常语言。在现代性刚刚确立的 18 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化的特质。19 世纪初期,平民化的工具理性和城市工业文明崛起,浪漫主义艺术就继承了贵族精神,以内心的自由、自然天性对抗理性的统治,反拨启蒙主义,展开了对工具理性以及城市工业文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继承了平民文学传统,关注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反拨了浪漫主义的贵族精神。在现代性确立、发展的 20 世纪初期,平民化的现代生活束缚了人的自由,现代主义艺术就继承了贵族精神,反思、批判虚假的统治意识形态,以自由选择的名义抗争异化的存在,并反拨了现实主义。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继承了贵族精神,具有精英文化的特质和超越的品格。

中国古代文学的贵族传统薄弱,这与欧洲不同。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先秦贵族领主社会,其后便转化为官僚地主社会。地主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平民,官僚由平民知识分子(士)选拔(汉魏六朝是察举,隋以后是科举)而来。可见官僚地主社会是平民社会,形成了平民文化,这是前现代性的平民文化。尽管平民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仍然延续着微弱的贵族文化传统,这是因为尚有贵族文化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基础。周代是封建领主制,贵族是统治阶级。六朝是准贵族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门阀世族,他们起自民间大地主,获得统治集团承认,享有经济政治特权,并且世代相袭,成为特殊的贵族。隋唐后庶族地主阶级登上社会政治舞台,世族消亡,但历朝历代仍有皇族这一特殊贵族存在。清代更是满族贵族集团与汉族官僚地主集团的联合政权。因此,存在着发源于《楚辞》,兴于六朝文学,延续于五代词,终结于《红楼梦》的贵族文学传统。但由于贵族社会湮灭,贵族文化传统衰落,没有成为主流文化。因此,中国贵族文化传统薄弱、平民文化传统深厚。中国传统平民文化的基础是农民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是平民文化的高雅形式。以平民知识分子(士)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就是平民文化,它具有功利性、世俗性和平凡性等平民文化的特征。中国社会、文化的平民性以及贵族传统的薄弱,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重要的缺陷。

二、中国启蒙文学的片面平民主义

五四文学革命以反传统作为基本思想之一,并且采取了对古典文学全面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主要是士大夫的文学,也包括贵族文学传统。在辛亥革命以后,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堂,传统士子衰微或转为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大多属于城市平民阶层,他们取代传统士子后,自然要求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就是应这种要求而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主题是反对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士大夫文学),提倡平民文学。胡适从语言入手为平民文学奠基,他提倡白话,主张废文言,实际上摧毁了士大夫文学的根基。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社会意义,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谓的“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实即指士大夫文学。同样,鲁迅对古典文学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平民文学主张是五四民主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茅盾说：“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平民文学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平民文学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文学主体的转换,由封建士大夫转为平民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也产生了极端平民化倾向。胡适认为：“简而言之,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有两个阶层：(一)皇室、考场、宫闱中没有生命的模仿的上层文学；(二)民间的通俗文学,特别是民谣、通俗的短篇故事与伟大的小说。”^[2]胡适还认为：“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气则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3]

力主平民文学的周作人,在五四后期意识到平民主义的偏颇和贵族精神的重要性。周作人指出：“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4]他进一步分析两种文学精神的特点: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存在;贵族精神作为人的求胜意志的体现,以出世为倾向,要求无限的超越。因此,二者互补,成为人的健全精神的两个方面。周作人的结论是:“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4]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思想是较为健全的,

但在五四激进主义潮流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广泛的认同。比较偏激的、反贵族文学(连同士文学)的极端平民主义占了主流。由于对贵族文学的讨伐,再加上把平民化的士文学也一并讨伐,使贵族文学精神本来就薄弱的中国文学更趋于极端平民化。这种偏激的思想,使五四文学丧失了重要的精神来源,它排除了贵族文学和士文学,而仅仅肯定了具有民间文学性质的古典白话文学。新文学的建设单有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是不够的,这毕竟是低级形态的文学,还必须继承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的传统。在平民文学口号下,士大夫文学和贵族文学衰亡,文学转向平民主义。这种倾向一方面是一种历史要求,同时也带有偏颇性,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三、中国革命文学的民粹主义倾向

经过革命文学论争,五四文学革命终止,启蒙主义中断,原苏联的新古典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入。新古典主义极端地发展了平民主义,贵族精神被彻底排斥。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定位,在于适应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在中国,这个历史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革命胜利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用了原苏联模式。原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因此作为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的主导思想。大众这个概念在革命过程中作为一种崇拜对象,形成了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文学必然走向大众,走向“民间”。

“是卢梭创立了与精英主义相对抗的民粹主义思想。”朱学勤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俄国人重复的仍然是卢梭早已说过的一切”^[5]。卢梭的人民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19世纪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他们将卢梭的平民社会观混同了俄国本土的传统重民思想,形成了俄式民粹主义。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侵淫了民粹精神,而这种俄式马克思主义又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彷徨寻求思想支援的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扭转了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方向,而形成了大众崇拜,要“做农民小学生”。他们形成了一种“原罪意识”,不惜在道德价值尺度上标榜自身水准的低劣,这是民粹主义思想里的人民至上论。

在文学领域,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工农兵文学排挤了精英文学,文学成为动员大众的工具。早在1918年,蔡元培高呼“劳工神圣”,并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之后,从陈独秀、鲁迅、茅盾、周作人和李大钊等提出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国民文学”,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对“大众化”的确认,走向民众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标志,为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作了铺垫和准备。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集中体现了左翼文化建设的民众价值尺度,认为普罗文艺即大众文艺,一切取决于民众对于文化、文艺的现实需求。“左联”直接援引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论述,将此前已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新的方向。在其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6]左联将“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作为号召,提倡文艺创作者向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汲取养料,因此在注重文艺的宣传功能的同时,其民粹主义立场显示了放弃知识分子话语权利而归依大众话语的倾向。毛泽东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正是在他对二三十年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关注中和思考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思想,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就成为文学的指导思想。

这样,在本土化以后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国现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就与历史上的其他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自己的个性。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贵族精神,讲求高雅风格,选择宫廷题材,注重诗体文字的运用,严格悲剧与喜剧的雅俗之分等等。而中国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不具有贵族气质和高雅风格。中国“新式农民革命”的性质,要求革命文学贴近工农大众,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学的平民化和通俗性也有中国文学的平民性传统的影响。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文学以宫廷趣味为中心,因此欧洲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贵族文学传统。中国革命致力于建立工农政权,工农成为文学的主要对象,而且中国贵族文学传统薄弱,平民文学传统强大。因此,革命文学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

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延安整风以及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古典主义形成、

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这固然符合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却有把平民文学传统极端化的倾向,文学趋向于低俗化,从普罗文学到大众文学、工农兵文学,高雅文学被排斥,审美品格被降低,因此造成了极端平民主义带来的大众文化低俗化。

贵族精神蔑视世俗功利主义和非个性的公众意识,肯定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高贵,贵族文学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贵族精神的抵制和对平民主义的极端发展,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构性缺陷,它缺少了作为文学本质的超越性,否定了文学的自由与独立,尤其是后期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僵化的政治理性主义,违背了文学自身的规律,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四、当代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极度膨胀

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现代性就扣响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平民化的时代,世俗现代性作为一种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就是平民精神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大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蓬勃兴起,迅速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消费性与市场经济相配合,满足了人们的感性需求,因此有其合理的社会基础,不能加以排斥。但是也要看到它的负面作用,它以精英文化衰落、文学超越性的缺失为代价,并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大众文化的强力支配,在文学领域,五四以来,包括新时期形成的高雅文学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次冲击不是来自革命的大众文学,而是来自商品化的通俗文学。在市场的强大导向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纷纷投向通俗文学创作,人们的兴趣也转向通俗文学。典型的事例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由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制作,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英雄》《十面埋伏》,简直是天壤之别,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绝对优势。这局面的形成,既有中国现代性的片面化的现实根源,也有贵族精神薄弱的历史的原因。本来,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学是文学现代性的两翼,二者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维系着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但是,贵族传统的薄弱和贵族精神的缺失,导致对大众文化的超越、批判力量的丧失。于是,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出现了这种现象: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这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精神世界的倾斜。其后果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不知道精英文化、高雅文学为何物,不知道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什么价值,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人沦落为消费动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能不引起严重的警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大众文化方兴未艾,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那场讨论并不成熟,不仅因为其时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尚未充分发挥、消极方面尚未充分显露,应当给予更多的扶持而不是批判,更重要的是进行这场批判的武器不是反思、超越的现代性,也不是自由的贵族精神,而是前现代性(传统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平民精神。因此,这种批判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没有获得合理的思想资源。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和高速发展,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已经充分显露,亟须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抵制。首先,必须在理论上破除片面肯定大众文化的观念,认清大众文化的两重性,批判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同时,承认精英文化的合理性,既要容纳大众文化,也要承认“小众文化”。进行大众文化批判,必须挖掘和引进贵族精神,继承和发扬贵族文学传统,建设精英文化,以抵御人性的沉沦,守护人的精神家园。

五、贵族精神缺失和极端平民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贵族文学传统的薄弱和贵族精神的缺失,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极端的平民缺陷,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极端的平民化导致极端的政治功利主义。贵族文学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而平民文学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由于对贵族文学的排斥,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文学被当作改造社会的工具。虽然五四文学曾经批判“文以载道”,但只是反对文学载封建之道,而主张载启蒙之道。革命文学则坚决主张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坚持为政治服务。这种片面的政治功利性有其历史的根据,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它必然强调文学争取科学、民主的社会作用,革命文学是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因此必然强调文学的革命政治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平民文学精神就排斥了贵族文学精神。但是,政治功利主义虽然强

调了文学的社会性、现实性,极大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推动了启蒙和革命的进程,同时也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和超功利性,给文学本身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文学为社会变革付出了重大牺牲,丧失了独立性和审美的品格,成为政治的附庸,文学性被削弱,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也被抑制,文学的价值和功能单一化。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极端,在革命的名义下,文学走向毁灭。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其次,极端的平民化导致中国现代文学超越性的缺失。文学除了具有现实性,发挥社会功利作用以外,还具有超越性,它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追求自由的境界,坚守超功利的审美品格,而这正是贵族文学精神的体现。中国现代文学被政治功利性所支配,导致文学超越性的流失。本来在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学的超越性受到了抑制,它具有强烈的世俗性,而缺乏神性,突出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而忽视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从而导致文学的形上意义的削弱。而中国现代文学更突出了政治功利性,排斥了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中国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描写仅仅满足于政治的、道德的控诉或歌颂,而缺乏自由的批判精神;仅仅触及社会问题,而没有深入到人的灵魂;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揭示生存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发挥了社会作用,而文学本身却成就不高,没有赶上世界文学的现代发展的原因。

最后,极端的平民化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低俗性偏向,牺牲了高雅文学的发展。平民文学强调大众化、通俗性偏向,这种取向有其积极意义,有助于发挥文学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同时,文学还有高雅的形态,还要重视文学性本身,这恰恰是贵族文学的取向。正如平民文学精神与贵族文学精神之间的对立互补一样,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对立互补也维系着文学的生态平衡。而大半个世纪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导致文学的低俗性偏向。为了向民众启蒙和进行政治宣传,文学创作只有降低水准、牺牲文学性以俯就大众的水平。五四的白话文文学就已经具有低俗化的倾向,如白话诗就有这个缺陷。革命文学更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甚至以“民间形式”作为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导向下,更走向极端的通俗化、世俗化、感性化,而它的代价就是审美品格的丧失。文学的极端大众化、通俗化,导致高雅文学传统的中断,文学创作面向大众,而牺牲了小众——知识精英,强调了通俗文学而忽视了高雅文学。在理论上,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取代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区分,强调先普及后提高、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提高,高雅文学被批判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学,从而中断了古今的高雅文学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雅文学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受到通俗文学的挤压,无力抵御文学的低俗化。文学的低俗化,无论是政治原因的低俗化还是市场原因的低俗化,都降低了文学的品格,妨碍了文学的现代发展,这是必须克服的倾向。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平民主义偏向,要求充分挖掘贵族精神的思想资源,继承贵族文学传统。中国贵族文学传统薄弱,因此更应该重视对贵族精神的继承,不仅包括对中国文学中贵族传统的继承,也包括对世界文学中贵族传统的继承。总之,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在继承平民精神,发展通俗文学,发挥文学的现实性的同时,还必须继承贵族精神,发展高雅文学,发挥文学的超越性,建设健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 考 文 献]

- [1] 茅盾.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2]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M]. 姜义华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 [3]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来路[M]. 姜义华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 [4]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M]. 长沙:岳麓出版社, 1987.
- [5]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4.

[责任编辑:曹金钟]